

AN  
ESSENTIAL  
COLLECTION  
OF LITERARY  
WORKS  
OF **NOBEL**  
PRIZE WINNERS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品精华集成

文匯出版社



AN  
ESSENTIAL  
COLLECTION  
OF LITERARY  
WORKS  
OF NOBEL  
PRIZE WINNERS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品精华集成



(沪) 新登字303号

责任编辑: 车明玉  
封面装帧: 王建纲  
插图: 张洁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精华集成  
(A、B册)  
王国荣 主编

---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政编码20000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

1993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600,000  
印数: 1-3500 印张: 47.5

ISBN 7-80531-251-6/I·7

全套定价: 65.00元

1950

## 柏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英国〕

“表彰他捍卫了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样而意义重大的作品。”

——获奖评语



### 【小传】

柏特兰·亚瑟·威廉·罗素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5.18—1970.2.2)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本世纪西方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之一。生于英国威尔士的特雷莱克一个贵族世家。父母亲是思想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祖父约翰·罗素两度任首相。罗素年幼时，父母相继去世，他在祖母的照管教育下长大。家族的自由主义传统与祖母的独立不羁的性格对罗素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罗素的童年是孤独的，他经常在祖父的荒凉官邸花园里散步冥想，书本和数学把他从孤独与绝望中拯救出来，他迷上了数学，11岁时就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并很快掌握几何学定理。18岁那年考入剑桥大学，大学前三年，他攻读数学；第四年转攻哲学。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等，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帮助。1895年，罗素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先后任讲师、研究员等职。他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一个积极从事政治的社会活动家。他与英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领导人关系密切，在20世纪初曾为自由贸易与妇女选举权而斗争过。他并会见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研究德国社会主义运动。

DR 09 / 23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反对英国参战，被控以反战宣传罪而判刑六个月。1920年，他访问社会主义的苏联，会见了列宁。1921年，来中国讲学一年，提出以教育“救中国”的主张，对当时中国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20年代，罗素把注意力转到教育与社会道德问题上，他创办“烽火山学校”，实践他的幼儿教育思想，主张鼓励学生自由思想、大胆行动，这项实验没有获得成功。1929年到1930年，罗素在有关社会道德的两本书中，主张一定程度的性自由，认为清教徒式的性观念是人类不幸的一大原因，这些观点引起虔诚的欧洲人的强烈反对。1938年秋，罗素全家去美国，先后任芝加哥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1940年又被邀请任纽约市立学院教授，但以圣公会主教为首的一批人以罗素信仰不可知论、鼓吹没有性的道德为由，剧烈反对他。幸亏哈佛大学坚持他们的邀请，罗素在那里任教，然后在费城的巴恩斯私人基金会工作了几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放弃早先的和平主义立场，主张用武力才能阻止法西斯的威胁，50年代第一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后主要从事社会活动。他抗议氢弹试验，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1961年，因主持反战静坐示威，89岁的罗素与他的妻子被判两个月监禁。他支持希腊与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运动，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1966年与萨特等人组织“国际战犯审判法庭”，1967年5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开庭，传讯美国总统约翰逊。1968年，发表声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0年初逝世前还抗议以色列发动的中东战争。他除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外，还获得英王乔治六世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与1960年的丹麦索宁奖等。

罗素一生著书七、八十种，论文几千篇，涉及哲学、数学、科学、社会学、政治、历史、宗教等诸方面，享有“百科全书”式思想家之称。作为哲学家，他的思想大致经历了绝对唯心主义、逻辑原子论、新实在论、中立一元论等几个阶段，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数理逻辑方面。他从数理逻辑出发，建立逻辑原子论与新实在论，使他成为现代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主要哲学著作有：《哲学问题》(1912)、《数理哲学导论》(1919)、《心的分析》(1921)、《物的分析》(1927)、《西方哲学史》(1946)与《人类的知识，它的范围与限度》(1948)等。作为数学家，他的巨著《数学原理》(共三卷，1910—1913，与怀特海合著)，提出了“数学与逻辑是同一的”命题，认为数学为逻辑的一个分支，以此为前提构筑了庞大的符号公式体系。它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它用新的观点看待数学知识的地位，推动了数理逻辑的发展。罗素从80岁起写小说，1952年匿名出版第一部小说《X小姐的科西嘉历险记》。后来，又于

1953年、1954年出过两部短篇小说集：《近郊的撒旦》、《显要人物的恶梦》，它们是用寓言形式写成的。罗素的散文在英国文学中也享誉甚高。

### 【颁奖辞】

罗素的巨著《西方哲学史》在1946年问世时，他本人已是74岁了。从这部著作中所表现的各种深沉的功力，可以让我们体味到他的学问和思想是多么深邃精当。谈到对苏格拉底前的哲学家的研究方法时，他认为应先为他们的立场设身处地，直到了解他们的思想，才可能放弃先前的偏见，采取正确的批判态度。在这部著作的另一处，他说：“忘记哲学所提示的问题，或在心目中存在着各种先入为主的、固定的哲学答案，都是不妥当的。我们一定要学会活在疑问之中，但别让心思在疑问中麻木了，这也许是我们当前哲学中最主要的课题吧！”

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罗素个人思想的高超，使他一直成为全球瞩目与争辩的中心，他自己除了不辍的写作与研究，也随时准备迎接任何战斗，未曾一日懈怠。在人类知识与数理逻辑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可以同牛顿在力学方面的成就媲美。然而，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并非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是因为他能把精湛的哲学思想成功地介绍给大众，并用来关心大众。他一生的事业皆在于热诚地为公众的良知辩护。在学问上，他追随的是以洛克与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哲学路线。在严谨的治学态度中，他不忘发挥自己的敏锐、冷静与机智，这使他的著作出类拔萃。这些哲学著作即使从纯文学立场来看，也是很不同凡响的。诸如《西方哲学史》(1946)、《人类的知识：它的范围与限度》(1948)、《怀疑论》(1948)以及《我的心路历程》(收于1951年出版的《罗素的哲学思想》)无不如此。当然，其他很多讨论社会问题的文章也都是篇篇金玉、句句珠玑。罗素的思想受到多方面的启发。多少年来，饱受自由主义洗礼的他，又遇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使他事事懂得权衡轻重，成为一个长于独立思考的社会批评家。在中国的旅行中，他深为中国文化所吸引，他认为道家那种清净无为和儒家那种名伦教化的精神，可以作为平衡西方文化上那种略带激进和野蛮的作风之用。

当然，他的理性主义并非万应灵药。他的思想在两次大战期间没有能受到很大的欢迎，但对于这位满怀自信、敢于以乐观坚决的态度力排众议、言人不敢言的思想家，我们是特别钦佩的，他不阿谀时俗，也不随波逐流，只是不顾一切讲真心话。

我们可以说，罗素的哲学具体地体现了诺贝尔先生当初创立这个奖的

动机。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十分相似，两人都接受怀疑论，并怀有远大的理想。他们出于对世事的愤懑而强调人类行为的理性化。瑞典学院确实认为他把诺贝尔先生的思想发扬光大，所以特别在本奖设立第五十周年的今天推崇他，奖励他。作为当代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代言人，以及西方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的巨擘，他是当之无愧的。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

**【致答辞】**无。（见说明）

**说明：**罗素出席了本届颁奖典礼，但没有发表正式的答谢演讲。

**【梗概】**（哲学著作）

## 西方哲学史

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像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世界是分为心和物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心是什么？物又是什么？心是从属于物的吗？还是它具有独立的能力呢？宇宙有没有任何的统一性或者目的呢？它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演进的？究竟有没有自然律呢？还是我们信仰自然律仅仅是出于我们爱好秩序的天性呢？人是

不是天文学家所看到的那种样子，是由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成的一块微小的东西，无能地在一个渺小而又不重要的行星上爬行着呢？还是他是哈姆雷特所看到的那种样子呢？也许他同时是两者吗？有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而另一种是卑贱的呢？还是一切的生活方式全属虚幻无谓呢？假如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它所包含的内容又是什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实现它呢？善，为了能够值得受人尊重，就必须是永恒的吗？或者说，哪怕宇宙是坚定不移地趋向于死亡，它也还是值得加以追求的吗？究竟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呢？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曾宣称能够做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正是他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于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

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事物，但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很少的；而我们如果竟忘记了我们所不能知道的是何等之多，那末我们就会对许多极重要的事物变得麻木不仁了。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许这就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与神学相区别的哲学，开始于纪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希腊人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是大家熟知的，但是他们在纯粹知识的领域上所做出的贡献还要更加不平凡。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他们最先写出了有别于纯粹编年表的历史书；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每本哲学史教科书所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哲学始于泰勒斯，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做成的。这会使初学者感到泄气的，因为初学者总是力图——虽说也许并不是很艰苦地——对哲学怀抱一种似乎为这门课程所应有的那种尊敬。然而我们却有足够的理由要推崇泰勒斯，尽管也许是把他当成一位科学家而不是当成一位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家来推崇。毕达哥拉斯是自有生民以来在思想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数学，在证明式的演绎推论的意义上的数学，是从他开始的，而且数学在他的思想中乃是与一种特殊形式的神秘主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自从他那时以来，而且一部分是由于他的缘故，数学对于哲学的影响一直都是既深刻而又不幸的。思想要比感官更高贵而思想的对象要比感官知觉的对



象真实。赫拉克利特相信火是原质，万物都处于流变状态的这种学说是他最有名的见解，也是他的弟子们所最强调的见解：“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新的水不断地流过你的身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像赫拉克利特所教导的那种永恒流变的学说是会令人痛苦的，而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科学对于否定这种学说却无能为力。

雅典的伟大开始于两次波斯战争（公元前490年与公元前480—479年）的时候。在哲学方面，雅典仅仅贡献了两个伟大的名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苏格拉底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但不是像智者那样为了钱。他无疑地是雅典的一个著名人物，苏格拉底的主要关怀是在伦理方面而不是在科学方面。《沙米底斯篇》是谈论节制和中庸的定义的；《李西斯篇》是谈论友谊的，《拉什斯篇》是谈论勇敢的。所有的这些篇对话里，都没有得出结论，但是苏格拉底明确表示了他认为探讨这些问题是重要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柏拉图对于后代所起的影响尤其来得大。柏拉图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第一，是他的乌托邦，它是一长串的乌托邦中最早的一个；第二，是他的理念论，它是要解决迄今仍未解决的共相问题的开山的尝试；第三，是他主张灵魂不朽的论证；第四，是他的宇宙起源论；第五，是他把知识看成是回忆而不是知觉的那种知识观。在柏拉图，哲学乃是一种洞见，乃是“对真理的洞见”。它不纯粹是理智的；它不仅仅是智慧而且是爱智慧。

亚里士多德的优点是极其巨大的；但他的缺点也同样是极其巨大的。然而对于他的缺点，他的后人却要比他负有更多的责任。他死亡后一直过了两千年，世界才又产生出来任何可以认为是大致能和他相匹敌的哲学家。直迄这个漫长时期的末尾，他的权威性差不多始终是和基督教教会的权威性一样地不容置疑。他是第一个像教授一样地著书立说的人，他的论著是有系统的，他的讨论也分门别类，他是一个职业的教师而不是一个凭灵感所鼓舞的先知。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都非常之大，但在逻辑学方面为最大。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三段论的学说。

天主教哲学，就我使用这一名词时所含的意义而言，是指由奥古斯丁到文艺复兴时期为止支配着欧洲思想的哲学。一直到14世纪为止，教士们名副其实地垄断了哲学，所以哲学是以教会的立场写出来的。在这个时代里西欧的精神活动几乎绝迹。天主教哲学最初的伟大阶段由圣奥古斯丁占统

治地位，但在异教徒当中则由柏拉图占统治地位。第二阶段以圣托马斯·阿奎那为高峰，对他和他的继承者来说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柏拉图。圣奥古斯丁是一个著述极其丰富的作家，他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神学问题。只有一个思想上的困难确实曾使圣奥古斯丁感到烦恼。倘若原罪，有如圣保罗所教导，是从亚当遗传下来的，那末灵魂与肉体同样，也必须由父母所生，因为罪恶是属于灵魂而不是属于肉体的。他对于这种教义感到了困难。但他却说，因为圣经从未涉及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事上得一正确的见解不可能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因而他就对之未作结论。

公元 11 世纪末期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作为哲学上的一个学派，经院哲学具有某些鲜明的特征。第一，它被各该作者局限于自己视为正统教义的范围之内；如果他的意见受到宗教会议的谴责，他常常自愿撤消其意见。第二，在正统教义的范围里亚里士多德越来越多地被公认为最高权威；柏拉图再也保持不住首要的地位了。第三，经院哲学家都非常相信“辩证法”和三段论法的推理；经院哲学家的一般气质，与其说是神秘的莫如说是烦琐的与好辩的。第四，由于人们发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诸共相问题上意见有所不同而把这一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圣托马斯·阿奎那(生于公元 1225 或 1226，死于公元 1274)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圣托马斯最重要的著作是《异教徒驳议辑要》，写于公元 1259—1264 年。此书通过和一个尚未皈依基督的假想读者的辩论来确立其基督教的真理；有人推测这位假想的读者，是通常被认作精通阿拉伯哲学的那种人。他还写过一部名叫《神学大全》的书，此书的重要性几乎与前书相等，但它却不太叫我们感兴趣，因为它的议论不以基督真理为前提者较少。

公元 15 世纪中，除了教廷的衰落以外还有其他种种原因引起了政治文化的迅速变化。火药消灭了封建贵族而巩固了中央集权政治。新文化在本质上是异教性质的，它仰慕希腊、罗马和蔑视中世纪。建筑和文学风格效仿着古代的典型。瓦斯寇·达·伽马和哥伦布扩大了世界，而哥白尼扩大了天界。人间环宇不再是一个泪之谷，一个在朝圣途中走向彼岸世界的处所，而是一个提供异教快乐，名誉，美丽和冒险机会的地方了。历经数世纪之久的禁欲主义被人遗忘于艺术，诗歌和快乐的喧嚣中。当真，就在意大利，中世纪也还是经历了一场斗争才死去的；旧的恐怖，已吓不得人了，精神的新的自由已显得如醉如狂。这种陶醉未能持久，但在当前它却消除了恐惧。就在这快乐的解放时刻中，诞生了近代的世界。

通常谓之“近代”的这段历史时期，人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的思想见

解有许多不同。其中有两点最重要，即教会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旁的分歧和这两点全有连带关系。近代的文化宁可说是一种世俗文化而不是僧侣文化。

从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以来，近代意义的民主制成了重大的政治力量。和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民主制相反的社会主义，在1917年初次获得了政权。科学的威信是近代大多数哲学家都承认的；由于它不是统治威信，而是理智上的威信，所以是一种和教会威信大不相同的东西。否认它的人并不遭到什么惩罚；承认它的人也决不为从现实利益出发的任何道理所左右。它在本质上求理性裁断，全凭这点致胜。这使人产生一种和中世纪教义学者的心理气质截然不同的心理气质。

和中古见解相反的近代见解，随着名叫“文艺复兴”的运动发源于意大利。最初，不过少数的人，主要是佩脱拉克，抱有这种见解；但是在15世纪期间，近代见解者普及到意大利教俗两界绝大部分有教养的人士。文艺复兴虽然没产生重要的理论哲学家，却在政治哲学中造就了卓越无比的一人——马基雅弗利。马基雅弗利决不拿基督教义上的或圣经上的根据当作政治议论的基础。

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好奇心从向来文学性的渐渐转成科学性的。好一股新事实的洪流排山倒海而来，人们起初只能让这洪流挟持着往前涌进。那些老思想体系显然错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以及盖兰的医学，再勉强扩展也不能包括已有的种种发现。蒙台涅和莎士比亚满足于混乱，从事新发现其乐无穷，而体系乃是从事新发现的死敌。一直到17世纪，人们构造思想体系的能力才赶上关于各种事实的新知识。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17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科学带来的新概念对近代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笛卡尔在某个意义上可说是近代哲学的始祖，他本人就是17世纪科学的一个制造者。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又是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所以尽管他的哲学有许多地方欠圆满，他仍旧占有永久不倒的重要地位。一般认为他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的创造者。霍布士(1588—1679)是一个不好归类的哲学家。他也像洛克、贝克莱、休谟，是经验主义者；但霍布士又和他们不同，他是个赞赏数学方法的人，不仅赞赏纯数学中的数学方法，而且赞赏数学应用中的数学方法。他的一般见解宁可说是在伽利略的默化下，而不是在培根的默化下形成

的。从笛卡尔到康德，欧洲大陆哲学关于人类认识的本性，有许多概念得自数学；但是大陆哲学把数学看成是不涉及经验而认识到的。

斯宾诺莎(1632—1677)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厚可亲的。按才智讲，有些人超越了他，但是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莱布尼兹(1646—1716)是一个千古绝伦的大智者，但是按他这个人来讲却不值得敬佩。他完全欠缺在斯宾诺莎身上表现得很显著的那些崇高的哲学品德。他的最精湛的思想并不是会给他博来声望的一种思想，他所发表的都是蓄意要讨王公后妃们嘉赏的东西。结果，便有了两个可以认为代表莱布尼兹的哲学体系：他公开宣扬的一个体系讲乐观、守正统、玄虚离奇而又浅薄；另一个体系是相当晚近的编订者们从他的手稿中慢慢发掘出来的，这个体系内容深奥，条理一贯，寓于斯宾诺莎风格，并具有惊人的逻辑性。按数学家和无穷小算法的发明者来讲，他卓越非凡，他又是数理逻辑的一个先驱，他的单子论里面我认为最精采的地方是他讲的两类空间：一类是各个单子的知觉中的主观空间，另一类是由种种单子的立足点集合而成的客观空间。

洛克可以看作是经验主义的始祖，所谓经验主义即这样一种学说：我们的全部知识(逻辑或数学或许除外)都是由经验来的。至今还没有人创造成功一种既可信赖同时又自圆其说的哲学。洛克追求可信，以牺牲首尾一贯而达到了可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设想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就像洛克的那种显然有些错误的体系含有较多的真理。从洛克时代以来到现代，在欧洲一向有两大类哲学，一类的学说与方法都是从洛克得来的，另一类先来自笛卡尔，后来自康德。大卫·休谟(1711—1776)是哲学家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把洛克和贝克莱的经验主义哲学发展到了它的逻辑终局。

从18世纪后期到今天，艺术、文学和哲学，甚至于政治，都受到了广义上所谓的浪漫主义运动特有的一种情感方式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这运动中的头一个大人物是卢梭，浪漫主义者跟他学会了轻蔑习俗束缚——最初是服装和礼貌上的、小步舞曲和五步同韵对句上的习俗束缚，然后是艺术和恋爱上的习俗束缚，最后及于传统道德的全领域。到卢梭时代，许多人对安全已经厌倦，已经开始想望刺激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让他们把刺激足足尝个饱。浪漫主义运动的特征总的说来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功利的标准。蚯蚓有益，可是不美丽；老虎倒美，却不是有益的东西。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0)，一般认为是近代哲学家当中最伟大的。我个人不能同意这种评价，但是若不承认他非常重要，也可说是愚蠢无知。康德的最重要

的书是《纯粹理性批判》。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证明，虽然我们的知识中没有丝毫能够超越经验，然而有一部分仍旧是先天的，不是从经验按归纳方式推断出来的。

19世纪的精神生活比以前任何时代的精神生活都要复杂。这是由于几种原因。第一，有关的地区比已往大了；美国和俄国作出重要贡献，欧洲比以前多注意到了古代和近代的印度哲学。第二，从17世纪以来一向是新事物主要源泉的科学，取得新的胜利，特别是在地质学、生物学和有机化学方面。第三，机器生产深深地改变了社会结构，使人类对自己在关于自然环境方面的能力，有了一种新概念。第四，针对思想、政治和经济中的传统体系，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出现了深沉的反抗，引起了对向来看成是颠扑不破的许多信念和制度的攻击。这种反抗有两个迥然不同的形式，一个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是理性主义的。

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哲学中由康德起始的那个运动的顶峰；黑格尔断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他同历来其他曾抱有稍类似的形而上学观点的人有两点区别。一点是强调逻辑；另一个区别特征是称作“辩证法”的三元运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两部《逻辑学》，他认为辩证法是由正题、反题与合题组成的。

把人当作一种力量，当作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或理智见解的变化原因来考察，拜伦应有一个崇高的位置。卢梭是感伤的，拜伦是热狂的；卢梭的怯懦暴露在外表，拜伦的怯懦隐藏在内里；卢梭赞赏美德，只要是纯朴的美德，而拜伦赞赏罪恶，只要是霹雳雷火般的罪恶。它表现出运动正在发展的方面。

叔本华(1788—1860)在哲学家当中有许多地方与众不同。几乎所有其他的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乐观主义者，而他却是个悲观主义者。强调“意志”是19世纪和20世纪许多哲学的特征，这是由他开始的。他的主要著作《世界之为意志与表象》是1818年年终发表的。但他的论调不是真诚的。他素常在上等茶馆里吃得很好；他有过多次数情而不热情的琐屑的恋爱事件；他格外爱争吵，而且异常贪婪。有一回一个上了年纪的女裁缝在他的房间门外边对朋友讲话，惹得他动火，把她扔下楼去，给她造成终身伤残。她赢得了法院判决，判决勒令叔本华在她生存期间必须每季付给她一定的钱数(十五塔拉)。除对动物的仁慈外，在他一生中很难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迹，而他对动物的仁慈已经做到反对为科学而作活体解剖的程度。在其他各方面，他完全是自私的。很难相信，一个深信禁欲主义和知命忍

从是美德的人，会从来也不曾打算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信念。尼采(1844—1900)自认为是叔本华的后继者，这是对的；然而他在许多地方都胜过了叔本华，特别在他的学说的前后一贯、条理分明上。他永远不厌其烦地痛骂妇女。他的最有力的警句：“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你的鞭子。”他对妇女的谩骂全部是当作自明的真理提出来的，既没有历史上的证据也没有他个人经验中的证据以为支持；关于妇女方面，他个人的经验几乎只限于他的妹妹。

边沁是“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者”的公认领袖，他为人腼腆到了苦痛的程度，勉强跟生人在一起时总是要万分惶恐。他的全部哲学以两个原理为基础，即“联想原理”和“最大幸福原理”。边沁主张每个人总是追求认为自己的幸福。他赞赏法国大革命以前的仁慈的专制君主——凯萨琳大帝和弗朗西斯皇帝。他非常轻蔑人权说。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者是一个过渡的学派。他们的学说体系产生了两个比它本身更重要的别的学说体系，即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对全体动植物界的应用。

社会主义是在边沁学说的全盛时代萌芽的，是正统派经济学的一个直接结果。跟边沁、马尔萨斯和詹姆士·穆勒有密切交往的李嘉图，主张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出于生产该商品时花费的劳动。同时，罗伯特·欧文当工厂主有了丰富的实际体验之后，坚信了那种不久就被人称为社会主义的学说。(最早使用“socialist”即社会主义者一词是在1827年，当时把它应用于欧文的信徒。)社会主义只是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主义，就此来说不在一部哲学史的范围以内。但是到卡尔·马克思手中，社会主义获得了一套哲学。

卡尔·马克思通常在人的心目中是这样一个人，他自称把社会主义做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他比任何人都作出更多贡献，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运动。他的经济学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结果，只把原动力改变了。古典经济学家们，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着眼于谋求既同地主又同雇佣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的福利；相反，马克思开始代表雇佣劳动者的利益。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表现出，他在青年时代怀着新革命运动所特有的炽烈热情。马克思把自己叫做唯物主义者，但不是18世纪的那种唯物主义者。他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把他那种唯物主义称作“辩证”唯物主义。

亨利·柏格森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哲学和已往大

多数哲学体系不同，是二元论的；在他看来，世界分成两个根本相异的部分，一方面是生命，另一方面是物质，或者不如说是被理智看成物质的某种无自动力的东西。生命是自从世界开端便一举而产生的一大力量、一个巨大的活力冲动，它遇到物质的阻碍，奋力在物质中间打开一条道路，寻求更大的运动自由。

威廉·詹姆士(1842—1910)基本上是个心理学家，但由于以下两点理由而在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创造了他称之为“彻底经验论”的学说；他是名叫“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这种理论的三大倡导者之一。他在晚年为美国哲学的公认领袖，这是他当之无愧的。约翰·杜威一般公认他是美国现存的首屈一指的哲学家。从严格的哲学的观点来看，杜威的工作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对传统的“真理”概念的批评，这个批评表现在他称之为“工具主义”的理论中。

在哲学中，自从毕达哥拉斯时代以来，一向存在着两派人的一个对立面：一派人的思想主要是在数学的启发下产生的，另一派人受经验科学的影响比较深。在现代兴起了一个哲学派别，着手消除数学原理中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并且开始把经验主义和注意人类知识中的演绎部分结合起来。这个学派的目标不及过去大多数哲学家的目标堂皇壮观，但是它的一些成就却像科学家的成就一样牢靠。把逻辑分析当作哲学的主要任务的哲学家坦率地承认，人的理智无法给许多对人类极为重要的问题找出最后的答案，但是我确实说已经发现了一个像在科学里那样能够逐步逼近真理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新阶段都是由改良以前的阶段产生的，而不是由否定以前的阶段产生的。我所说的科学的实事求是，是指把我们的信念建立在人所可能做到的不带个人色彩、免除地域性及气质性偏见的观察和推论之上的习惯。我隶属的哲学派别一向坚持把这种美德引入哲学，创始了一种能使哲学富于成果的有力方法，这些乃是此派的主要功绩。

### 【评析】

《西方哲学史》是罗素在美国讲学期间，应巴恩斯私人基金会之邀，讲授哲学史，将讲稿整理成书，于1946年出版，成为畅销书。罗素在哲学上的贡献，并不在于整理或重写全部哲学史。作为一个大哲学家，他首先在数理逻辑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他从逻辑出发，创造了分析方法，在逻辑哲学、认识论乃至本体论等纯粹哲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开辟了现代哲学的一个新方向，后来发展成现代英美哲学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关于这一点，在《西方哲学史》的最后一章的末尾，罗素写道：“把逻辑分析当作哲学

的主要任务的哲学家……发现了一个像在科学里那样能够逐步逼近真理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新阶段都是由改良以前的阶段产生的，而不是由否定以前的阶段产生的。”“我隶属的哲学派别一向坚持把这种(按：指科学的实事求是)美德引入哲学”。

然而，这部备受瑞典学院称道的哲学史与过去的哲学史不同，他着眼于哲学与其时代背景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单是卓越的个人所作的独立的思考，哲学是盛行过某种体系的各种社会特点的产物，反过来也是它们产生的原因。例如，在论述近代哲学时，罗素写道：“火药消灭了封建贵族而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新文化在本质上是异教性质的。”“瓦斯寇·达·伽马和哥伦布扩大了世界，而哥白尼扩大了天界。”“历经数世纪之久的禁欲主义被人遗忘于艺术，诗歌和快乐的喧嚣中”。“通常谓之‘近代’的这段历史时期，人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的思想见解有许多不同。”这些论述把哲学与科学、文化、宗教、政治等的关系阐释得异常清晰。

罗素也没有单纯地把哲学家加以罗列比较，也不囿于过去的传统写法。他把与哲学不太相干的人物如卢梭、拜伦也单独立传，把浪漫主义也作为一种思潮来评述，论述其历史地位。他认为“乐于自表为大罪人”的卢梭(1712—1778)虽然不是现在所说的“哲学家”那种人，但他对哲学也如同对文学、趣味、风尚和政治一样起了有力的影响。他指出，“拜伦应有一个崇高的位置”。“他的情感方式和他的人生观经过了传播、发扬和变质，广泛流行，以至于成为重大事件的因素”。他还认为，“浪漫主义运动初期跟哲学并不相干，不过很快就和哲学有了关系”。

罗素特别叙述了科学的发展对哲学的影响，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他特别提到了四个时代骄子：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他说：“创立近代科学的那些人有两种不一定并存的长处：作观察时万分耐心，设假说时有大无畏精神。”“他在《近代哲学》中专门写了“科学的兴盛”一章，精辟地论述了他们对近代哲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伟大发现。

在《西方哲学史》中，罗素把理论的深刻性与表达的通俗性结合起来，既有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思辨性，又有伏尔泰、达·芬奇的文采，书写得极为生动，读起来十分引人入胜。正如“颁奖辞”称赞的，即使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也是不同凡响的。

### 【创作谈】

在一切艺术中，悲剧是最光耀的，最有成就的；悲剧的美，使得一种



美质显现出来，这种美质或多或少以醒目的形式，经常呈现在生活的各部分。在死亡的形象中，在不堪忍受的持续痛苦中，以及在消逝的过去之不可变动中，存在着一种神圣性，一种难以抗拒的敬畏，一种浩瀚渊深之感觉，和对存在冷酷之神秘感觉。与黑暗力量对抗的胜利，是在荣耀的英雄群中所行的真正洗礼，是真正开始了人类存在之美的克服。在灵魂与外在世界之凛然对抗中，产生了容让、智慧和慈悲，由于它们的产生，一种新的生活于是开始。

——《自由人的崇拜》

我爱美，特别是诗和大自然中的美。我要为人类的命运寻找一种生气淋漓的希望。我充满着对于布拉克(1757—1827)言下的“铁的心灵桎梏”的反抗。凡与这些情绪相近的，和比它们更使我顺从的，是了解世界的企图，我希望这种了解尽可能靠数学及科学的方法完成。

我读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拜伦的长诗，但不包括《唐璜》。我读了丁尼生的诗，但对他的多愁善感生厌。有一天，我读到雪莱选集，入迷似地读而再读。在这儿我感到的是情意上的接近，我觉得自己从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如此具有能力去发现和他思想那样美的字句。我背诵过他多数较短的爱情诗，而想经验它们所表达的情绪。我欣赏他的绝望，他的孤独，他构想的景致，即使它看来像晚霞景色那样不真实。当我读到他的十四行诗时，畏惧和怜悯之情交织着而使我战栗：“别揭起虚饰的面纱，这些活着的人称它为/生命，虽空幻之形被描画出来，/……涂抹在这阴郁的布景上，一个心灵曾奋斗，/为着真理，就像传道者为着发现它不真而奋斗。”若我要去描写别人，而不是描写我自己，我会带着温和的悯情用这首十四行诗挑起年轻的情感。虽然我勉强承认雪莱的一些缺点，但他的热情之纯洁，他爱美之强烈，以及他的创造性之构想力，对我仍然是重要的。

——《雪菜的重要性》

屠格涅夫的作品是我首次接触到的俄国东西，但我立刻发现他的小说无限地感人，且无限地诱人。当我仅从文学中去了解爱的时候，他的一些书像诗化的爱情故事那样使我兴奋。他所挚爱的与他所憎恨的书中角色人物，在我看来比任何英国小说家所描写的更为有趣，且描写得更为精致。

——《反叛的罗曼史》